

斯大林
與中山大學學生的
談話



斯大林
與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1483

斯大林

與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字數：18,000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1—25,000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目 錄

第一個問題	一
第二個問題	四
第三個問題	八
第四個問題	一五
第五個問題	二六
第六個問題	三〇
第七個問題	三三
第八個問題	三五
第九個問題	三一
第十個問題	三三

與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①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同志們！可惜今天我只有兩三個鐘頭談話的工夫。也許下一次我們可以舉行一個比較長的談話。今天，我想，我們只能限於分析你們用書面提出的那些問題。我一共收到了十個問題。我就在今天的談話中來答覆這些問題。如果還有補充問題的話——據說是有這種問題的——那末我設法在下次談話中來答覆。這樣，我就開始來講吧。

第一個問題

「拉狄克斷言：中國農村中的農民鬥爭與其說是反對封建殘餘的，倒不如說是反對資產階級的。這種論斷爲什麼不對呢？」

與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

能·不·能·斷·言·在·中·國·佔·統·治·地·位·的·是·商·業·資·本·或·者·封·建·殘·餘·呢·？
爲什麼中國軍閥既是大工業企業底所有者，同時又是封建制度底代表者呢？」

拉狄克確實有過類似這個問題中所說的論斷。據我記得，拉狄克在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的發言中不是完全否認中國農村中封建制度殘餘底存在，就是不承認封建殘餘在中國農村中的嚴重意義。

這當然是拉狄克底一個大錯誤。

假如中國沒有封建殘餘，假如這些封建殘餘對中國農村沒有極嚴重的意義，那末就沒有土地革命底基地了，也就談不上土地革命是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現階段上的主要任務之一了。

中國農村裏是不是存在着商業資本呢？是的，是存在着，不僅存在着，而且從農民身上吸取血汗並不亞於任何封建主。可是這種原始積蓄類型的商業資本在中國鄉村中是與封建主底統治、與地主底統治獨特地結合在一起的，它從地主那裏抄襲了中世紀的剝

削和壓迫農民的方法。同志們，這就是問題之所在。

拉狄克底錯誤就在於：他沒有了解這種獨特性，沒有了解在保存封建中世紀剝削和壓迫農民的方法之下，中國農村裏封建殘餘底統治與商人資本底存在之這種結合。

軍閥統治，督軍、省長以及現在一切殘酷和掠奪的軍事的與非軍事的官僚，都是中國這種獨特性上面的上層建築。

帝國主義正支持和鞏固着這整個封建官僚機構。

某些軍閥握有莊園，同時又是工業企業底所有者，——這種情況基本上並沒有改變事情。許多俄國地主當時也有工廠和其他的工業企業，可是這並未妨礙他們依舊是封建殘餘底代表者。

如果在一些區域農民收入底百分之七十是交給豪紳和地主；如果地主在經濟方面以及在行政和司法方面都享有實際的權力；如果迄今在一些省份裏還有買賣婦女和兒童的事情，——那末應該承認：這個中世紀環境中的統治力量是封建殘餘底力量、地主底力量，與商業資本底力量獨特地結合着的軍事的和非軍事的地主官僚底力量。

這些獨特的條件就造成了在中國正在增長而且還將增長的農民土地運動底基礎。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如果沒有封建殘餘和封建壓迫，在中國就不會有土地革命問題、沒收地主土地以及其他等等問題了。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中國的土地革命就會是不可理解的。

第二個問題

「拉狄克斷言：既然馬克思主義者不承認幾個階級底政黨，所以國民黨是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他的錯誤是在什麼地方呢？」

關於這個問題必須提出幾點意見。

第一。問題在這裏是提得不正確的。我們過去並沒有說過而且現在也沒有說：國民黨是幾個階級底政黨。這是不對的。我們過去和現在都是說：國民黨是幾個被壓迫階級聯盟底政黨。同志們，這並不是同一回事。假如國民黨是幾個階級底政黨，那末問題就會歸結成這樣：在加入國民黨的各階級中不論那一個階級在國民黨以外都不會有自己的政黨，而國民黨本身就會是所有這些階級底一個共同的唯一的政黨。難道實際上事情

就是這樣的嗎？難道加入國民黨的中國無產階級同時沒有自己特別的政黨，與國民黨不同的而且有自己的特別的綱領、自己特別的組織的共產黨嗎？顯然地，國民黨不是幾個被壓迫階級底政黨，而是各有自己黨的組織的幾個被壓迫階級聯盟底政黨。因此，問題在這裏是提得不正確的。事實上，在目前的中國，只能說國民黨是幾個被壓迫階級聯盟底政黨。

第二。說馬克思主義在原則上不認可幾個被壓迫的革命階級聯盟底政黨，說加入這種政黨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在原則上是不容許的，這是不對的。同志們，這是絕對不對的。事實上馬克思主義不僅承認了（而且還繼續承認）馬克思主義者加入這種政黨在原則上是可容許的，而且事實上在某些歷史條件下實行了這樣的加入。我可以舉出這樣的一個例子，馬克思本人在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時期的例子，當時馬克思及其同志加入了一個德國有名的資產階級民主聯盟^①，並且在這個聯盟中同革命資產階級底代表合作。大家

① 係指科倫民主協會而言，該協會產生於一八四八年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除資產階級民主分子以外，工人也加入這個協會。馬克思當時被選入萊茵省和威斯特發利亞民主協會區委員會，並且是它的領導者之一。——「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編輯部註

知道，加入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聯盟的，加入這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除了馬克思主義者以外，還有革命資產階級底代表。當時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報」^①就是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聯盟底機關報。只是在一八四九年春天，當德國革命開始走上低潮的時候，馬克思及其同志才退出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聯盟，決定建立工人階級底具有獨立階級政策的完全獨立的組織。

由此可見，馬克思甚至比我們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還走得更遠些，中國共產黨正是作為具有自己特別組織的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加入國民黨的。

一八四八年，當問題是和革命資產階級共同進行反對專制政體的革命鬥爭的時候，馬克思及其同志加入了德國資產階級民主聯盟，這是否適當，是可以爭論或可以不爭論的。這是策略問題。但是馬克思曾經承認在原則上容許這種加入，——這一點是不能有任何懷疑的。

① 「新萊茵報」是從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到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在科倫出版的。該報底領導者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總編輯是馬克思。關於「新萊茵報」，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六卷第一部第一六五——一六七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編輯部註

第三。說武漢國民黨是小資產階級政黨，而且就以此爲止，那就是根本錯誤的。只有那些既不懂得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又不懂得中國革命性質的人，才能這樣地描述國民黨底特徵。國民黨不是「普通的」小資產階級政黨。有各種各樣的小資產階級政黨。俄國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也都是小資產階級政黨；可是它們同時又都是帝國主義的政黨，因爲它們同法英兩國帝國主義者結成戰鬥同盟，同他們一起征服和壓迫其他的國家——土耳其、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加利西亞等等。

能不能說國民黨是帝國主義的政黨呢？顯然是不能的。國民黨是反帝國主義的政黨，正如中國革命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在這裏是有根本差別的。看不出這個差別而把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黨和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的帝國主義的政黨混爲一談——這就是一個點也不懂得中國民族革命運動。

當然，假如國民黨是帝國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政黨，那末中國共產黨人就不會與它結成聯盟，而是會把它送去見閻王的。然而問題正是在於：國民黨是反帝國主義的政黨，它與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走狗進行革命的鬥爭。在這個意義上國民黨比起克倫斯基和策烈鐵里類型的所有一切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者」要高出一籌。

甚至國民黨右派蔣介石，在其舉行政變以前用各種各樣陰謀詭計來反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的蔣介石，——甚至蔣介石當時也要比克倫斯基和策烈鐵里高些，因為克倫斯基和策烈鐵里進行戰爭是爲了奴役土耳其、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和加利西亞，從而鞏固帝國主義，而蔣介石進行戰爭——無論好壞——是反對奴役中國，從而削弱帝國主義。

拉狄克和一般反對派底錯誤就在於：他們避開中國底半殖民地地位，沒有看到中國革命底反帝國主義性質，沒有看出武漢的國民黨，沒有國民黨右派的國民黨，是中國勞動羣衆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心。

第三個問題

「你估計國民黨是兩個力量——共產黨與小資產階級——底聯盟（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全體學生大會上的演說），而共產國際關於國民黨的決議則估計國民黨是四個階級底聯盟，大資產階級也在內。這兩種估計有沒有矛盾？」

在中國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否可能？」

第一，必須指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全會）對國民黨實際狀況所下的界說，在你們的「問題」中是轉述得不正確、不完全確切的。在「問題」中說：「大資產階級也在內」。然而買辦資產階級也是大資產階級。這是不是說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產國際認為買辦資產階級是國民黨內聯盟底一員呢？顯然不是這個意思，因為買辦資產階級曾經是而且現在也還是國民黨底死敵。共產國際決議中所說的不是一般大資產階級，而是「一部分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因此，這裏所說的並不是任何大資產階級，而只是非買辦類型的民族資產階級。

第二，應當聲明：在這兩個國民黨底界說中我看不出矛盾來。我所以看不出，是因為我們在這裏是從兩個不同的觀點來談國民黨底界說，這兩個觀點不論哪一個都不能說是不正確的，因為它們兩個都是正確的。

當我在一九二五年說國民黨是農聯盟底政黨，我並不是想說明國民黨的實際狀況，不是想說明一九二五年哪些階級事實上加入了國民黨。當我講到國民黨的時候，我所指的國民黨只是在東方被壓迫國家裏，特別在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裏的獨特的人

民革命政黨底構成類型，是應當依靠城鄉工人與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的這種人民革命政黨底構成類型。我當時直捷地說：「在這種國家裏，共產黨人應當從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過渡到工人和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的政策」（見斯大林所著「論東方人民大學底政治任務」）。

因此，我當時不是指一般人民革命政黨，尤其國民黨底現在，而是指它們的將來。在這裏我是完全對的。因為類如國民黨這樣的組織，只有在力求依靠工人和小資產階級聯盟的場合下，才能有前途，而且這裏所說的小資產階級主要是指農民，因為農民是資本主義方面落後的國家中的小資產階級底基本力量。

共產國際所注意的是事情底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在其第七次擴大全會上不是從國民黨底將來的觀點，不是從它應當成爲什麼的觀點，而是從現在的觀點，從國民黨內部實際情形如何和那些階級在一九二六年事實上曾經加入了國民黨的觀點，來考察國民黨的。共產國際說得完全正確：在這個時候，在國民黨還沒有分裂的時候，國民黨事實上

◎ 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四七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編者部註

是工人、小資產階級（城市與鄉村的）和民族資產階級底聯盟。這裏還可以添加一句：不僅在一九二六年，而且在一九二五年，國民黨也正是依靠這些階級底聯盟。在我會積極參加起草的共產國際決議中直捷地說道：「無產階級同積極為自己利益而鬥爭的農民，同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組成聯盟」；「各種力量底這種結合在國民黨內有關派別中和廣東政府中找到了自己政治的表現」（見決議①）。

但是，因為共產國際不限於一九二六年的實際狀況而且還論到國民黨底將來，所以共產國際不能不說：這種聯盟只是暫時的聯盟，在最近期間這種聯盟應當代替以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底聯盟。正因為如此，所以共產國際決議中接着又說：「目前運動是處在第三階段的門口，處在階級力量重新部署的前夜」；「在這個發展階段上，運動底基本力量將是更有革命性質的聯盟，——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底聯盟，而把大部分大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排除出去②」（同上）。

① 是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所通過的關於中國狀況問題的決議。

② 全會底這個決議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底提綱與決議」一書。——譯者

③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這也就是國民黨所應當依靠的工人與小資產階級（農民）底聯盟，這個聯盟從國民黨分裂和民族資產階級退出以後在武漢已開始形成，我一九二五年在東方大學的講演中所說的正是這個聯盟（見上）。

這樣看來，所以我們是從兩個不同的方面來說明國民黨的：

（一）是從國民黨的現在方面，從一九二六年國民黨的實際狀況方面；
（二）是從國民黨的將來方面，從國民黨作為東方各國人民革命政黨底構成類型應當成爲什麼方面。

這兩個說明是當然的和正確的，因為從兩方面來把握國民黨，它們最後便提供一幅詳盡的圖畫。

試問這裏有什麼矛盾呢？

爲了更加明白起見，我們就以英國「工黨」作爲例子。大家知道，英國存在着一個依靠工人和職員職業組織的特別的工黨。誰也不懷疑把這個政黨叫作工黨。它不僅在英國馬克思主義著作中而且在其他一切馬克思主義著作中都是這樣被稱呼着。

但是能不能說：這個政黨真正是工人的政黨，是把自己同資產階級對立起來的工人

底階級政黨呢？能不能說：它事實上是一個階級、工人階級底政黨，而不是比方說兩個階級底政黨呢？不，不能說。事實上英國工黨是工人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底政黨。事實上這個政黨是兩個階級聯盟底政黨，並且如果說到在這個政黨內誰的影響大些，是把自己和資產階級對立起來的工人底影響大些，還是小資產階級底影響大些，那末應該說：小資產階級底影響在這個政黨內是佔優勢的。

這的確就說明了：英國工黨事實上是自由資產階級政黨底附屬品。然而在馬克思主義著作中都把它叫作工黨。這個「矛盾」可用什麼來解釋呢？可用下面一點來解釋：在規定這個政黨爲工黨的時候，通常都不是指這個政黨現在的實際狀況，而是指工黨底構造類型，由於這種類型，在某種條件下，這個政黨將來應當變成把自己同資產階級世界對立起來的工人底真正階級的政黨。這並不排斥下列事實，相反地，而是以它爲前提：事實上這個黨暫時是工人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底政黨。

這裏是沒有矛盾的，正如我剛才關於國民黨所說的一切並沒有矛盾一樣。

在中國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否可能呢？

我以爲這是不適當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不僅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就是在工農

代表蘇維埃成立之下，加入也都是不適當的。因為在中國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是什麼一回事呢？這就是建立兩重政權。這就是國民黨與蘇維埃為政權而鬥爭。成立工農蘇維埃，就是準備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在加入一個共同的革命民主政黨的兩個政黨底領導下，能不能進行這個準備呢？不，不能。革命底歷史說明了：準備無產階級專政和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一個政黨、共產黨底領導下才能辦到，當然，如果所說的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革命底歷史說明了：只有在一個政黨、共產黨底領導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爭取到和發展起來。沒有這個，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真正和完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

因此，不僅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而且在無產階級專政以前，在工農代表蘇維埃成立之下，共產黨都必須退出國民黨，以便在自己獨自領導之下準備中國的十月革命。

我以為，在成立中國工農代表蘇維埃和準備中國十月革命的時期，中國共產黨必須用國民黨黨外的聯盟來代替目前國民黨內的聯盟，有如在過渡到十月革命的時期我們和社會革命黨左派的聯盟一樣。

第四個問題

「武漢政府是不是無產階級與農民主專政？如果不是，那末爭取民主專政的鬥爭今後的道路將是怎樣？」

馬爾丁諾夫斷言不經過「第二次」革命，也可能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否正確，如果正確，那末中國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界限是在什麼地方？」

武漢政府還不是無產階級與農民主專政。它能成爲這樣的專政。如果以全力展開土地革命，武漢政府就一定會成爲民主專政，可是它現在還不是這種專政底機關。

爲了使武漢政府變成工農民主專政底機關，需要什麼呢？爲了這個，必須至少有三個條件：

第一，必須使武漢政府成爲中國農民主地革命的政府，以一切可能的方法支持這個革命的政府；

第二，必須使國民黨以工農出身的土地運動底新領袖來補充自己的領導上層，並且

擴充其下層組織，把農民協會、職工會委員會以及城鄉的其他一切革命組織都包括進去。

現在國民黨團結着大約五十萬黨員。這太少了，對於中國實在太少了。必須使國民黨把成百萬的革命工農都包括進去，從而變成好幾百萬人的革命民主組織。

只有在這些條件下國民黨才有可能產生出這樣的一個革命政府，這個政府將變成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底機關。

馬爾丁諾夫同志是否確實說過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我是不知道的。我沒有讀過馬爾丁諾夫同志底論文，我所以沒有讀過，是因為我沒有可能瀏覽我們日常的一切著述。但是如果他確實說過在中國可能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那末這就是一個錯誤。

初公諾夫有一次問過我：「喂，怎麼樣，斯大林同志，是不是可以這樣搞，不兜什麼圈子，通過國民黨，用和平方法一下子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我自己轉而問他道：「初公諾夫同志，在你們中國是怎樣的情況呢，——你們那裏有沒有國民黨右派、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者呢？」他回答說有。「噢，那就非打架不可了。」——我向他說。

這還是在蔣介石政變之前。當然，在原則上可以提出中國革命和平發展可能性的問題。例如，列寧有一個時期就曾經認為俄國革命經過蘇維埃和平發展是可能的。這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七月的時期。但是在七月失敗以後，列寧就承認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應該認為是不可能的。我以為在中國更加應當認為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呢？

第一，因爲中國革命底敵人，無論是國內的（張作霖、蔣介石、大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等等）和國外的（帝國主義者），都太多太强了，以致不可能設想：在革命進一步發展之下，是可以避免嚴重的階級決鬥的，可以避免嚴重的分裂與投敵的。

第二，因爲沒有根據可以認爲國民黨的國家組織形式是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適當形式。

最後，因爲，例如在俄國，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典範形式的蘇維埃，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既然都沒有成功，那末有什麼根據來假定通過國民黨而這樣的過渡可以成功呢？

因此，我以爲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在中國應該認爲是不可能的。

第五個問題

「爲什麼武漢政府不進攻蔣介石，而進攻張作霖呢？
武漢政府和蔣介石同時向北方進攻，這是不是抹殺了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戰線呢？」

唉，同志們，你們向武漢政府要求太多了。同時攻打張作霖、蔣介石、李濟深^①以及楊森，那當然是很好的。可是目前武漢政府底形勢却不允許它一下子在所有四條戰綫上進攻。武漢政府之決計進攻奉軍，至少有下面兩個原因：

第一，因爲奉軍向武漢蠢動，並要肅清它，所以進攻奉軍是完全急不容緩的防禦

① 李氏當時在廣東，屬於反動陣營，但是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已經改變了他在當時所採取的反人民立場，而採取贊助人民民主事業的立場了。——譯者

辦法；

第二，因為武漢派希望與馮玉祥軍隊會合，更向前推進以擴大革命根據地，這在目前對於武漢政府又是極重要的軍事政治事件。

在反對蔣介石和張作霖這樣的兩條重要戰綫上同時進攻，現在對於武漢政府是不能勝任的事情。關於西攻楊森和南伐李濟深，我就更不用說了。

在國內戰爭時期，我們布爾什維克是較為強大的，可是我們還作不到在一切戰綫上發展順利的進攻。有什麼根據可以在目前要求武漢政府做更多的事情呢？

其次，當奉軍和吳佩孚軍隊從北方向武漢推進，現在進攻上海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便利於奉軍南下，並把與馮玉祥軍隊的會師延緩到無定的時期，而在東方則一無所得。倒不如暫時讓蔣介石在上海地區掙扎，同帝國主義者糾纏在一起吧。

奪取上海還要經過戰鬥，而且並不像現在奪取鄭州等地所進行的戰鬥一樣。不，在上海要進行更嚴重的戰鬥。上海是各個帝國主義集團重要利益底世界交叉點，帝國主義是不會這樣輕易地讓出上海來的。

首先同馮軍會師，在軍事方面充分鞏固起來，以全力展開土地革命，進行緊張的工

作以瓦解蔣介石底前綫與後方，然後再提出上海的全部問題，這是不是更適當些呢？我想這樣作是更適當些。

因此，在這裏問題並不在於「抹殺了」與中國資產階級鬥爭的戰綫，因為反正是把它抹殺不了的，如果土地革命展開的話，而土地革命現在正展開着，將來也還要展開，——這一點現在是絲毫不容置疑的。我重複一遍：問題不在於「抹殺」，而在於製定適當的鬥爭策略。

某些同志以為：在一切戰綫上進攻，現在是革命性底基本標誌。不，同志們，這是不對的。日前在一切戰綫上進攻，乃是愚蠢，而不是革命性。不能把愚蠢和革命性混為一談。

第六個問題

「基馬爾式的革命在中國是否可能？」

我認為基馬爾式的革命在中國是不可置信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

基馬爾式的革命，只有在沒有或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而且沒有強大的農民土地革命的國家，如土耳其、波斯、阿富汗這些國家內，才有可能。基馬爾式的革命是民族商業資產階級底上層革命，這個革命是在與外國帝國主義作鬥爭中產生的，在其往後的發展中本質上是反對工農、反對土地革命底一切可能性的。

基馬爾式的革命在中國之所以沒有可能，是因爲：

(一) 在中國有着某種最低限度的戰鬥的和積極的工業無產階級，他們在農民中間享有巨大的威信；

(二) 在中國有着展開了的土地革命，它在自己道路上掃清着封建殘餘。

好多百萬的農民，在好幾個省份裏已經起來奪取土地並且在其鬥爭中由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所領導，——這就是中國防止所謂基馬爾式革命底可能性的抗毒劑。

不能把基馬爾黨和武漢左派國民黨相提並論，正如不能把土耳其同中國相提並論一樣。在土耳其並沒有像上海、武漢、南京、天津等這樣的中心。昂哥拉與武漢相差很遠，正如基馬爾黨與左派國民黨相差很遠一樣。

從國際地位底觀點看來，也應該注意到中國與土耳其間的差別。對於土耳其，帝國

主義已經獲得了他們一整列的基本要求，奪取了土耳其的敘里亞、巴勒斯坦、美索不達米亞及其他對於帝國主義是重要的據點。土耳其現在已經降到地域不大的國家，人口只有一千萬到一千二百萬。土耳其對於帝國主義既不是重大的市場，也不是決定性的支撐點。其所以發生這樣的情形，就中是因為舊土耳其是各種民族底混合體，只在安那托尼亞才有稠密的土耳其居民。

中國就不是這樣。中國是在民族方面稠密的有幾萬萬人口的國家，是全世界極重要的出傳商品和輸出資本的市場。如果在那裏，在土耳其，帝國主義利用舊土耳其內部土耳其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民族對抗，能以割取東部一些極重要的地區而滿足；那末，在中國，帝國主義就必須從民族中國底活的身體上開刀，把它分割成幾塊，奪取它整個省份，以保持自己的舊有陣地，或者最低限度維持這些陣地底一部分。

因此，如果在那裏，在土耳其，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可以基馬爾主義者的天折了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而告終，那末在這裏，在中國，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一定會具有深刻地人民的和鮮明地民族的性質，一定會一步加深一步，一直到同帝國主義作拚命的決鬥，震撼帝國主義在全世界上的基礎本身。

反對派（季諾維也夫、拉狄克、托洛茨基）底最重大的錯誤就在於：他們沒有看到中國和土耳其之間的這整個差別，把基馬爾式的革命和土地革命混爲一談，毫無辨別地把一切東西都捲成一團。

我知道，在中國民族主義者中間有些人懷抱着基馬爾主義的思想。妄想扮演基馬爾角色的人在中國現在是不不少的。其中第一個就是蔣介石。我知道，某些日本新聞記者喜歡把蔣介石看作中國的基馬爾。然而這一切都是驚惶失措的資產階級底夢想和幻覺。在中國，或是中國的莫索里尼們，如張作霖和張宗昌之流獲得勝利，然後被土地革命底浪潮所推翻，或是武漢勝利。

蔣介石及其幫手們，力圖保持在這兩個營壘之間，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倒台，分享張作霖和張宗昌底命運。

第七個問題

「在·中·國·現·在·是·不·是·需·要·提·出·農·民·立·即·奪·取·土·地·的·口·號，對於湖南農民奪取土

地的事實應當怎樣估計？」

我以為是需要的。事實上沒收土地的口號在若干區域裏已經在實行着。在好些區域裏，如湖南、湖北等地，農民已經從下面奪取土地，建立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裁判、自己的自衛力量。我以為中國全體農民在最近時間都要過渡到沒收土地的口號。中國革命底力量就在這裏。

如果武漢政府要勝利，如果它要建立真正的力量來反對張作霖、反對蔣介石、反對帝國主義者，——它就應當以一切可能的方法支持奪取地主土地的農民土地革命。

如果以為在中國只用軍事力量就可以打倒封建制度和帝國主義，那便是癡人作夢。沒有土地革命，沒有千百萬工農羣衆積極支持武漢軍隊，要打倒這些反動力量是不可能的。

反對派常常把蔣介石底政變估計為中國革命底低落。這是錯誤。把蔣介石政變估計為中國革命低落的人，事實上是擁護蔣介石，事實上是擁護蔣介石回到武漢的國民黨。顯然他們以為：假如蔣介石不分裂出去，革命事業就會要好些。這是愚蠢而又不革命的。蔣介石底政變事實上是使國民黨洗去了污點，把國民黨底核心向左推移。當然，蔣介石

底政變不能不使一些區域裏的工人受到局部的失敗。然而這只是局部的和暫時的失敗。事實上，隨着蔣介石底政變，整個革命已進入其發展底更高階段，土地運動階段。

中國革命底力量和威力就在這裏。

不能把革命運動看作一直上升的運動。這是對於革命的書本式的、非現實的想法。

革命總是曲折地進行的，它在一些區域裏進攻和破壞舊制度，而在另一些區域裏却遭受局部失敗並實行退却。蔣介石底政變是中國革命進程中的曲折之一，這一曲折是必要的，因為藉此可以給革命洗去污點，把革命沿着強大土地運動底道路推進。

但是要使這個土地運動能夠形成，它就必須有一個總括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沒收地主的土地。

第八個問題

「爲什麼組織蘇維埃的口號在目前是不正確的呢？」

由於河南已經組織了工人蘇維埃，中國共產黨是不是有做革命運動尼巴的危險

呢？」

你們是說怎樣的蘇維埃呢，是說無產階級蘇維埃呢，還是說非無產階級蘇維埃，「農民蘇維埃」、「勞動者蘇維埃」、「人民」蘇維埃呢？列寧在其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提綱中曾經說在東方落後國家裏成立「農民蘇維埃」、「勞動者蘇維埃」。列寧是指像中亞細亞這樣的「沒有或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國家。他是指像波斯、阿富汗等這樣的國家。這的確就說明了：列寧的提綱中沒有一個字講到要在這樣的國家裏組織工人蘇維埃。

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列寧底提綱並不是指中國，因為關於中國不能說「沒有或者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他是指其他的更落後的東方國家。

因此，所說的是在中國立即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因此，在解決這個問題時，應該注意的不是列寧底提綱，而是同一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羅易底提綱，這個提綱說到要在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內成立工農蘇維埃。然而這個提綱中又說到：在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時，在這些國家裏應該組織工農蘇維埃。

什麼是工農代表蘇維埃呢？工農代表蘇維埃主要是反對現存政權的起義機關，是為新的革命政權而鬥爭的機關，是新的革命政權機關。同時工農代表蘇維埃是組織革命的

中心。

但是工農代表蘇維埃，只有在它是推翻現存政權的機關時，只有在它是新的革命政權機關時，才能成爲組織革命的中心。如果它們不是新的革命政權機關，它們也就不能成爲組織革命運動的中心。反對派不願意了解這點，反對列寧主義對工農代表蘇維埃的看法。

現在，比方說，在武漢政府管轄區域內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成立兩重政權，成立反對武漢政府的起義機關。現在中國共產黨人是不是應當推翻武漢政府呢？顯然是不應當的。相反地，中國共產黨人應當支持武漢政府，把它變爲反對張作霖、反對蔣介石、反對地主豪紳、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機關。

但是，如果中國共產黨人現在不應當推翻武漢政府，那末現在爲什麼要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呢？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現在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來推翻武漢政府，這在目前是不正確的和不容許的；或者共產黨人現在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不採取推翻武漢政府的路綫，不把蘇維埃

變成新的革命政權機關，——那末蘇維埃就會死亡，變成對蘇維埃的諷刺。

列寧在說到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時，總是警告不要這樣作。

你們的「問題」中說到河南已經出現了工人蘇維埃，說到如果共產黨不把組織蘇維埃的口號帶到羣衆中去，便有作運動尾巴的危險。同志們，這是小事。現在河南並沒有任何的工人代表蘇維埃。這是英國報紙所散佈的謠言。那裏有「紅槍會」，那裏有農民協會，至於工人代表蘇維埃目前却根本說不上。

當然，可以成立工人蘇維埃。這不是很困難的事情。但問題不在於成立工人蘇維埃，而在於把它變成新的革命政權機關。不這樣作，蘇維埃就是空架子，就是對蘇維埃的諷刺。過早地成立工人蘇維埃，以致後來把它們搞垮，變成空架子，這正就是把中國共產黨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領袖變成所有一切蘇維埃「過左」練習底附屬品。

一九〇五年彼得堡工人蘇維埃第一任主席赫魯斯達列夫，在一九〇六年夏天也要求恢復然而也就是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認爲蘇維埃本身不管環境如何就能把階級力量底對比倒轉過來。列寧當時反對赫魯斯達列夫，說在一九〇六年夏天不應該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因爲後衛軍（農民）還沒有走近先鋒隊（無產階級），而在這種條件下成立蘇維

埃，從而提出起義口號——這是冒險的和不適當的。

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第一，不可誇大蘇維埃本身底作用；第二，在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時，不可不估計到周圍的環境。

一般講來，在中國須要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嗎？

是的，須要成立。在武漢革命政府鞏固以後，在土地革命展開以後，在從土地革命、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是須要成立蘇維埃的。

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就是在中國奠定蘇維埃政權底基礎。然而奠定蘇維埃政權底基礎，就是奠定兩重政權底基礎，採取以蘇維埃政權代替現在武漢國民黨政權的方針。

我以為，對於這點，時間還沒有到來。

你們的「問題」中講到中國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底領導權。

而爲了使中國無產階級在當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便於起領袖作用、領導者作用，則要求些什麼呢？

爲了這個，首先要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底團結堅固的組織，有自己的黨綱，有自己的政綱，有自己的組織，有自己的路綫。

第二，要求中國共產黨人站在農民土地運動底最前列，教導農民，尤其是貧農組織到革命的農民協會和農民委員會去並準備實行沒收地主土地。

第三，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在軍隊中鞏固起來，使軍隊革命化，改造軍隊，把軍隊從個別冒險分子底工具變成革命底工具。

最後，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參加武漢政府底地方機關和中央機關，參加武漢國民黨底地方機關和中央機關，在這些機關中進一步展開反對地主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堅決政策。

反對派想以中國共產黨脫離革命民主力量和退出國民黨和武漢政府的辦法來保持中國共產黨底獨立性。但這是我國孟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所說的那種十分可疑的「獨立性」。大家知道，孟什維克當時反對列寧，曾經說：「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工人政黨底領導權，而是工人政黨底獨立性」。列寧當時答覆得很正確：這是否認獨立性，因為把獨立性和領導權對立起來就是把無產階級變成自由資產階級底附屬品。

我以爲反對派現在談到中國共產黨底獨立性而同時要求或暗示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和武漢政府，正是墮入到一九〇五年時期孟什維克的「獨立性」底道路上去了。共產

黨只有在國民黨內和國民黨外成爲廣大勞動羣衆中間的領導力量時，才能保存真正的獨立性和真正的領導權。

不是退出國民黨，而是保證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和黨外的領導作用，——這就是現在要求於中國共產黨的東西，如果它要成爲真正獨立的政黨的話。

第九個問題

「目前能不能在中國提出組織正規紅軍的問題？」

我以爲將來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但是，如果問題是實際地擺着的話，那末現在，在目前，用新的軍隊，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暫時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來代替它。

現在主要的是在於改善現有的軍隊，用一切可以辦到的手段來使軍隊革命化，現在要奠定從受過土地革命鍛鍊的革命農民及革命工人所組成的新的革命團體和師團底基礎，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擁有可靠的指揮人員的軍團，使它們成爲武漢革命政

府底柱石。

這些軍團也將是以後發展爲紅軍的新的軍隊底核心。

這對於前綫上的鬥爭，尤其對於後方反對所有一切崛起的反革命者的鬥爭，都是必要的。

沒有這個，就沒有防止前綫和後方失敗、防止投敵和叛變的保障。

我以爲這條道路是目前唯一可能而又適當的道路。

第十個問題

「在現在同資產階級鬥爭的時候能不能提出奪取中國企業的口號？
在什麼條件下才能奪取在中國的外國工廠，而這會不會引起同時奪取中國企業？」

我以爲，一般講來，事情還沒有成熟到奪取中國企業。可是中國企業家底頑強怠工、一大批這種企業底關閉，以及人爲地造成失業，可以迫使武漢政府現在即開始把若

干這種企業收歸國有，並用武漢政府底力量使這些企業開動起來，——這也不是完全不會有的事情。

可能現在武漢政府已經被迫在個別場合下將實行像預防辦法這樣的辦法，來對付特別惡毒的和反革命的中國企業家。

至於說到外國企業，那末把它們收歸國有，則是將來的問題。把這些企業收歸國有，就是向帝國主義者直接宣戰。但是，要直接宣戰，就需要比現在更爲有利的稍微不同的環境。

我以爲在革命的現階段上，革命還沒有鞏固起來，這種辦法是過早的，因而也是不適當的。

現在任務並不在這裏，而是在以全力燃起土地革命底火燄，保證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的領導權，鞏固武漢政府，把武漢政府變成反對中國革命底一切敵人的中心。

不能一下子把一切任務都堆在自己身上，而冒壓傷自己的危險。尤其是因爲國民黨及其政府不適於解決這些根本任務，如剝奪中國和外國資產階級的任務。

要解決這些任務，就須要有另一種環境，另一個革命階級，另一種革命政權機關。